

# 金农特展引发观展热潮 他的作品“怪”在何处？

浙江美术馆“山林气象——金农特展”正引发观展热潮,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金农专题展,展览集结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书画作品和文献,除了展出金农作品外,还展出郑燮等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以及金农的师友、学生的作品。

随着1月11日任道斌主讲的《金农的美术世界》导览活动落幕,1月18日童衍方将以唐云先生鉴藏的金农作品为切入点,结合展览中的相关书画,系统梳理金农不同时期的书画风貌与艺术演变脉络,重点解析其各阶段临习《华山庙碑》、书写《相鹤经》的风格流变。同时,还将分享童衍方个人珍藏的金农书法作品,并结合自身创作实践,畅谈对于漆书的研习心得与创作体悟。

据了解,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。

作为“扬州八怪”之首,金农的作品“怪”在哪儿? 如何来读懂这些作品? 本期,我们精选了部分经典作品,为读者深入浅出地讲解,希望掀开欣赏金农作品的一角,引发更多的思考。

(图文由浙江美术馆提供)



清 金农  
人物山水图页(荷花银塘)  
24.3×31.2cm  
故宫博物院藏

此页属《金农人物山水图册》中一开,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画中花塘长廊,廊中一人凭栏而立,纳凉赏荷。湖中荷叶以卧笔横点,深浅错落,又以粉红荷花点缀其间。水面则做留白处理,与繁密花塘形成对照。整体设色清丽,清润氤氲,呈现气韵生动之态。



清 金农 古佛图轴 133×63cm  
1760年 天津博物馆藏

此《古佛图》作于金农七十四岁寄居扬州僧舍之时,其自述“写经之暇,画佛为事”,或可作为他晚年生活 的部分写照。在题跋中金农交代了自己转画佛像的缘起,画佛能令“烦恼一瞬顿释”而得大自在。他画佛之心虔诚,每每净手焚香,极尽肃穆,正如此画题中所言:“余年逾七十,世间一切妄想种种不生,此身虽属秽浊,然日治清斋,每当平旦,十指新沐,熏以妙香,执笔敬写,极尽庄严,尚不叛乎古法也。”金农画佛三年,自号曰:“佛如来最小之弟”。

画中的衣纹以富有提按的粗笔勾勒,线条短促起伏,生拙古怪。画面构图奇崛,正面立一朱袍佛像,周围以写经体楷书作两段长题,形成满布之势,此种形式或许得到龙门石窟造像配以题记的启发。此作题跋中金农讲述了佛教自西域传入后便得大众信服,罗列了自魏晋以来著录中历代大家所绘的佛像,并表达了画成后的自许之意。



清 金农  
漆书“素心即事”五言联  
86.3×19.7cm×2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

金农这件作品是典型的“漆书”,个人风格浓重,应是其晚年力作。观其渴笔八分,寥寥十字却气象恢宏,以拙为妍,以重为巧,富有艺术表现力。他于七十二岁所书的《相鹤经》题款中所言“余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,汉魏人无此法,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。康熙间,金陵郑簠虽擅斯体,不可谓之渴笔八分,一时学郑簠者,更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。”便是此作最好的注脚。

金农的“漆书”结体多排叠横笔,不厌其密,墨色乌亮;竖细而横粗,尽显横展之势;点画经过堆叠沉积,生发出浓淡深浅错杂的效果,至如“黑疑偃松状,白得至帚意”,艺术表现强烈。在书写时,金农多铺毫行笔,用“倒薤”笔法刷行直过,恣肆激荡,加以卧笔横扫,苍劲果敢,实在处点画中实,飞白处飘忽空灵。书法作为文人投注精神与情志的艺术活动,于缣素之中承载了书写者当下的心境与思想。上联语出明代朱睦《送舜符》“末路谁能同,素心不可易”,下联则取自东晋陶渊明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:“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。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金农的寂寥与坚守,更映射出他孤高的品格。

## 丨观者说丨

**张永:**“山林气象”金农特展,可以观,拙咏。

鹧鸪天·观金农特展

惊见苍毫化老松,漆书如刃削寒风。  
竹存清影三分瘦,梅沁奇香一萼空。  
山吐月,鹤鸣钟。芒鞋踏尽市尘浓。  
归来犹抱孤山色,写作云崖千万峰。

观金冬心特展

漆书似铁破云开,忽有疏梅纸上栽。  
三百年间诗魄在,八千里外雪灯来。  
孤山鹤影凭肩照,古寺钟声共月回。  
掬取西湖一瓢水,为君洗尽砚边埃。

**胡镇:**在董其昌、赵孟頫书风盛行的清中叶,金农遵循了古代书体的发展规律,“不用陈法,独尊碑法,以心写之”,以“不趋时流,入古出新”的艺术追求,冲破了传统帖学的束缚,在复古中融会,在继承中创新,最终在清代碑学兴起并取代帖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,影响至今。罗聘、虚谷、赵之谦、任伯年、陈师曾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赖少其等等,他们都在金农的书法、绘画中吸取养分和创作灵感,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。不可否认,金农是一位入古出新,独领艺术风骚的天才人物,除了书法外,金农在诗、画、印方面均有造诣,对当时和后世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。

**傅锡周:**研究金农的艺术世界,首先必须看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所具备的人文关怀、诗词素养以及对生命的哲学思考,如此,才有可能读懂他的画,理解他的诗词以及赏析他的“漆书”艺术。“任何停留在形式上的领会,都可能落于皮相。”品读金农的作品,笔走龙蛇的点画线条、美妙绝伦的空间块面、满纸氤氲的笔墨意境,激起人们去细细体味作者思想情感之欲望,以求达到心灵的共鸣。也正是凭借这种卓越的笔墨表达以及重视作品内在理气的精神诉求,造就了中国文人书画的空前繁荣与发展,乃至对后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**@惜今轩:**金农,一生布衣,清三百年最杰出的书法家。虽在“扬州八家”中排名第二,然成就与实力当属第一。其以“漆书”出名,但其出色者,则是隶书与行书。金农隶书古雅、淳厚。相比之下,行书更趋生动、自由,看似无法,然古法尽在其中。

**@周故:**最早接触金农是因为小时候学画梅花。极清瘦的线条,极满也极灵动,那时候不知道他出名的漆书,只觉得题跋向左下拉的细撇与其他充满着对立的张力,如一笔勾勒的一瓣,一种秀气的锋芒。所谓“老梅愈老愈精神”,亦是金农。

**@祁婷(Shirley):**今年秋天专门去临平黄鹤山寻访遗迹,关于凭吊冬心先生遗迹除了他的作品,就仅有一处“耻春亭”——冬心先生以梅自诩而视那些争宠于朝廷的文人为春天之花,故有“耻春亭”,并自称为“耻春翁”,以示鄙视与决不同流合污。作品和气节均配得上郑板桥所言:“杭州只有金农好”。这次特展真是太让人欣喜了。

**@张三丰:**一直都在学习临摹感悟金农书法,绘画。这次浙江美术馆展览,给我们这些金粉一次面对面和冬心先生古今对话,心中交流的机会。近距离感受冬心先生以及他的朋友圈的文化熏陶,深度浸润,虔诚膜拜,感恩感谢。

**@周华睿:**一场关于“拙”与“雅”的极致美学体验! 金农的画,初看是“怪”,细品是“韵”,深究是“骨”。在浙江美术馆,我期待看到一个最真实的金农——博学、孤傲、深情且有趣。这场展览,值得你放慢脚步,细细品味。

**@东昭书院:**怀疑金农先生带着他的笔墨,悄悄乘着竹舟从清代穿越而来——不然笔下怎会有这般不属于人间的山林清气? 今日浙江美术馆的“山林气象”特展,仿佛一场静默的时空对谈。看他的梅,瘦如冷月;读他的字,拙似古碑。原来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心里,住着一整座无人踏足的深林。